

世界文學全集 5

父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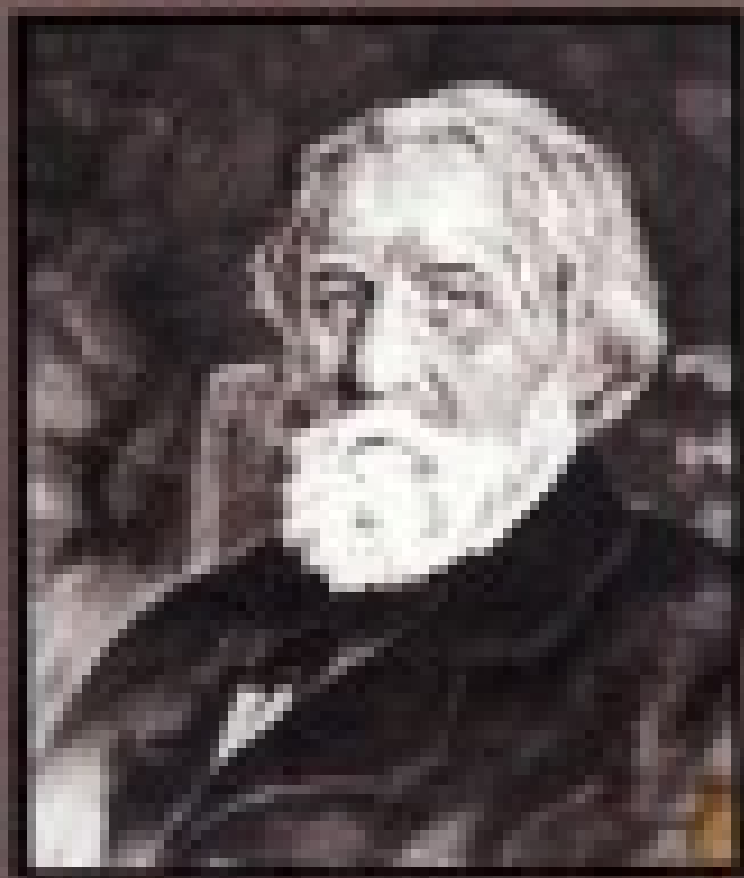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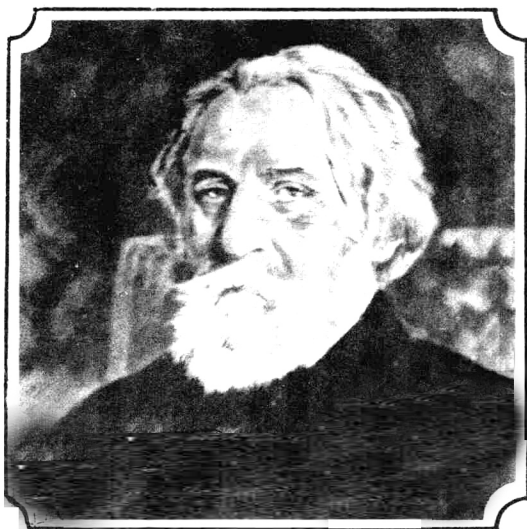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五

父與子

屠格涅夫 著





屠格涅夫

父與子

——遠景精選版——

父 與 子

世界文學全集 R⑤

著 者	屠 格 涅 夫
編 選 者	遠 景 編 輯 部
發 行 人	沈 登 恩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 話：7 5 2 — 5 5 9 4
新 加 坡 南 洋 商 報	
總 代 理	新 加 坡 亞 歷 山 大 路 307 號
印 刷 所	優 文 印 刷 廠 台北市興寧街24—9號
定 價	新 台 幣 90 元 港 幣 15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7 年 5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71 年 9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本書人物表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地主，退隱的文官。

帕威爾·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哥哥，退伍軍官。

阿爾卡狄（暱稱：阿爾卡夏）·尼可拉以奇·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長子，大學畢業生。

葉夫金尼（暱稱：葉紐夏，或葉尼謝席加，葉尼新加）·瓦西里以奇（或瓦西里葉夫維奇）·

巴扎洛夫 阿爾卡狄的同學，醫科學生。

瓦西里（暱稱：瓦西亞）·伊凡諾維奇（或伊凡尼奇）巴扎洛夫的父親，退職的軍醫。

阿里娜（暱稱：阿里霞）·狄拉西葉夫娜 巴扎洛夫的母親。

費多西亞（暱稱：費尼奇加）·尼可拉葉夫娜 尼可拉的情婦，後結婚。

安娜·賽爾格葉夫娜·阿金左夫（簡稱阿金左瓦，即阿金左夫夫人） 年青有錢的孀婦，巴扎洛

夫的朋友。

卡奇亞（即卡太林娜）·賽爾格葉夫娜 安娜的妹妹。

H郡主 安娜姊妹的姨母。

波爾菲利·卜拉東尼奇 安娜的鄰居。

瑪特維·伊里奇·加利亞金 阿爾卡狄的堂舅。高級文官。

葉夫多克西亞（或阿夫多奇亞）·尼基奇西娜·庫克新（簡稱庫克新娜，即庫克新夫人） 與丈

夫分居的新式女人。西特尼科夫的朋友。

維克多·西特尼科夫 酒商的兒子，自稱爲巴扎洛夫的學生。

彼得 尼可拉的年青僕人。

卜洛科非奇 尼可拉的老僕。

杜尼亞霞 費尼奇加的婢女。

米奇亞 尼可拉的次子，費尼奇加所生。

狄莫費以奇 巴扎洛夫家中老僕。



「喂，彼得，還看不見？」

問話的是一位年紀滿了四十的紳士，時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這紳士上身穿了一件滿是塵土的上衣，下面配一條間格紋的褲子，他從S地驛站裏走出來，立在低的台階上，頭上沒有戴一頂帽子。他是在對他的僕人講話，那是一個短胖的年青人，下頷長了些略帶白色的汗毛，一對小眼睛沒有一點光芒。

這僕人，他身上的一切——他耳朵上的那只藍寶石耳環，他的顏色不均的擦了油的頭髮，以及他的文雅的舉止——都顯出來他是一個屬於那新的進步的一代的人，他隨意地向着大路那邊望了望，便回答道：

「老爺，看不見，一點也看不見。」

「一點也看不見嗎？」紳士再問一句。

「老爺，看不見。」僕人又回答一次。

紳士嘆了一口氣，就在一條小凳上坐下來。

我們現在趁着紳士縮着腳坐在那裏，帶了沈思的樣子望着四周的時候，把他向諸位讀者介紹

一下。

他的姓名是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基爾沙諾夫。他的產業就在離這個驛站有十五維爾斯特^①的地方，這是一片上好的田產，有着兩百個農奴，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在他把地分了給農人，並且創辦了「田莊」以後——有二千結沙吉納^②。他的父親，一個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戰役^③的將軍，是一個粗野的人，沒有受過完備的教育，不過性情却不乖張，這是一個道地的俄國人，他一生都銷磨在軍隊裏面，起初做旅長，後來升任師長，常川駐紮在外省，在那些地方，靠了他的官階，他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同他的哥哥帕威爾一樣生在俄國南部（關於帕威爾，我們以後還要談起的）。十四歲以前他一直在家裏讀書，周圍盡是一些平庸的教師，不拘禮節卻又會諂諛的副官以及所有普通的官佐和參謀。他的母親是加利亞金一家的小姐，未出嫁時閨名叫雅嘉美，可是做了將軍夫人以後便改稱為雅嘉浮克麗亞·苦慈敏尼西娜·基爾沙諾夫，她是屬於那些「官派十足的長官太太」一類的女人。她戴的是華麗的帽子，穿的是繻縐作響的綢衣，在教堂裏總是她搶先走到十字架面前；她講起話來聲音很高，而且嘮嘮叨叨講個不停，她還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晚上她照例給他們祝福——一句話說完，她是儘量地過着享樂的生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因為是一個將軍的兒子——雖然他並沒有絲毫勇武的表現，而且他甚至有被稱為「懦夫」的資格，——便不得不學他的哥哥帕威爾的榜樣，也去報了名進軍隊服務；可是就在他得到委派的消息的那一天，他跌壞了一隻腿，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好起來時他却成了一個癩子，那一點輕微的殘疾是一輩子醫治不好的了。他的父親只得從此斷念，讓他去做

① 一維爾斯特等於〇·六六二九英里。

② 一「結沙吉納」約等於二·五英畝。

③ 即拿破崙攻入莫斯科的戰爭。

文官。等他到了十八歲父親便帶他到聖彼得堡去進大學。恰好在這時候他的哥哥又在禁衛軍裏供職。父親讓這兩弟兄租了一套房間住在一處，又托了他們的一位堂舅偶爾來照管一下，那是一個現任高等文官，名叫伊里亞·加利亞金。以後父親便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妻子那裏去。他過了好些時候才給這兩個兒子寄一封信去，大張的灰色信紙上塗滿粗大的軍隊書記體的字跡。在信紙的最後，他用花體字小心地署着自己的名字：「彼得·基爾沙諾夫，陸軍少將。」一八三五年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在大學畢了業，就在這一年基爾沙諾夫將軍因為閱兵成績不好，被削除現職，只得帶了妻子到彼得堡去居住。他正打算搬到塔夫利奇花園那邊居住，並且已經加入了英國俱樂部做會員，可是他突然中風死了。雅嘉浮克麗亞·苦慈敏尼西娜不久也跟着去世；她過不慣首都的那種沉悶的日子；離開聯隊後的悵鬱寡歡的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愛上了他的房東卜列玻羅文斯基（一個小官吏）的女兒，那時他的父母還活着，這件事情給他們添了不少的煩惱。那是一個美麗的、而且是一般人所謂「前進的」女子。她喜歡閱讀報紙上「科學」欄裏的那些正經文章。他等着自己的喪服一滿，便立刻和她結了婚，並且辭去他父親生前給他謀得的文官職務，同他的妻子馬霞安享家庭幸福，起初他們住在農林院附近的一所別墅裏，後來搬進城裏一層精緻的小樓房，那屋子有着一道潔淨的樓梯和一個通風的客廳，最後他們又搬到鄉下去，就在那裏住定了下來，不久生了一個兒子，阿爾卡狄。這對年青的夫婦過得非常快樂，非常平靜；他們很少有過一刻的分離；他們在一塊兒讀書，四隻手同時彈鋼琴，同聲唱一首歌。她又種花養雞；他有時也出去打獵，和管理田產上的事務。在這中間阿爾卡狄在快樂平靜的環境中，漸漸地長大起來了。十年的光陰像夢一般地過去。一八四七年基爾沙諾夫的妻子病逝。他差一點兒受不了這個打擊；不到幾個星期他的頭髮就變成灰白了；他正要動身到外國去旅行，希望藉此減除他

的悲痛……可是一八四八年就接着來了^①。他只得回到鄉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他什麼事都不做，過着一種疏懶的生活，然後對改良他的田地的事情感到了興趣，他便動手做起來。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兒子送進大學；他同他兒子一起在彼得堡過了三個冬天，他很少出門到什麼地方，只是竭力和阿爾卡狄的一班年青朋友熟識。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够去彼得堡，因此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看見他在這裏等候他的兒子像他自己從前那樣地畢業回來，——他頭髮完全灰白，身子仍還肥壯，不過肩背顯得微駝罷了。

那僕人由於禮節的關係，也許還是因為他不願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便退到大門邊，點燃煙斗抽起來。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埋下頭，望着那破舊的台階；一隻帶斑點的肥鷄安靜地邁着黃色的肥腿一步一步地向他走來；一條骯髒的貓羞怯地蜷伏在欄杆上面，對他做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氣。太陽十分炎熱，從驛站的陰暗的過道中送出一股熱熱的裸麥麵包的味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落進沈思裏面了。「我的兒子，……大學業畢生……阿爾卡夏^②……」這些字眼翻來覆去地在他的頭腦中打轉；他竭力要去想別的事情，可是這類思想又回轉來了。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他悲戚地喃喃說：「要是她活到現在就好了。」一隻肥肥的深藍色的鴿子飛到路中來，他急急地走到井邊一個泥水壑前去飲水。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剛在望他，可是他的耳邊已經響起了由遠處駛近的車輪聲。

「老爺，好像是他們來了，」僕人突然在門口出現，這樣稟報道。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跳起來，注意地去看太路。一輪三匹馬拉的車子在前面出現了；他還看

① 一八四八年可以說是歐洲的革命年，大部分國家都被捲在革命的波濤中。
② 阿爾卡夏是「阿爾卡狄」之暱稱。

見車子裏面一頂大學生制帽的藍帶子，一個熟習的親愛的臉龐的輪廓。

「阿爾卡夏，阿爾卡夏！」基爾沙諾夫一面叫着，一面揮動兩手跑着迎上去……不到一會兒功夫，他的嘴唇便貼在一個年青大學畢業生的無鬚的、滿帶塵土的、太陽晒黑了的臉頰上面了。

2

「爸爸，讓我先拍一下身子吧，」阿爾卡狄說，因了旅途的辛勞，他的聲音略有一點發啞，不過這還是孩子的聲音，而且像鈴子那樣的清朗，他高高興興地回抱他的父親：「我把你一身也染上塵土了。」

「不要緊，不要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慈愛地微笑道。他伸手在他兒子的衣領上拍了兩下，也把自己外衣拍了兩拍。「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他說着，便往後退了幾步，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地向着驛站的院子走去，口裏囁着：「這邊，這邊；馬上給我們套馬。」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似乎比他的兒子還更興奮；他似乎有一點兒慌張，有一點兒膽怯。阿爾卡狄止住他。

「爸爸，」他說，「讓我介紹我的好朋友巴扎洛夫給你，我在信裏常常提起他的，他真好，居然肯到我們家裏來作客。」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很快地走回來，走到一個剛從四輪車裏下來的，穿着長長的寬大的粗衣服的高個子面前，那個人過了一刻才把手伸給他，可是他仍舊緊緊地捏住那個人的沒有戴手套的現紅色的手。

「您這次光臨，我十分高興，而且非常感激，」他開始說，「……請教您的大名和您的父名。」

「葉夫金尼·瓦西里耶夫，」^①巴扎洛夫懶懶地可是聲音宏亮地答道；同時他翻下衣領，讓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看見他的整個面孔。這是一張瘦長臉，寬廣的前額，朝下尖的鼻子，大而帶綠色的眼睛，紅黃色的下垂的鬍鬚；一個安靜的微笑使他的臉龐顯得有了光彩，而且顯出他的自信力和聰明來。

「親愛的葉夫金尼·瓦西里以奇，我希望您在我們這兒不至於感到沉悶無聊，」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繼續說。

巴扎洛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動，不過他並沒有回答，只是把帽子揭下就是了。他的濃密的長髮掩藏不住他頭上隆起的頭角。

「那麼，阿爾卡狄，」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掉轉身來對他的兒子說，「要不要現在就套車，還是你高興休息一會兒？」

「爸爸，我們還是回家休息吧。叫他們就套上馬。」

「馬上就走，馬上，」他的父親同意道，「喂，彼得，聽見沒有？趕快去套馬，好孩子；快點。」

彼得是一個受過新式訓練的僕人，他並不去吻小主人的手，只是遠遠地對他鞠一個躬，便跑出大門不見了。

^① 葉夫金尼是名字，瓦西里耶夫或瓦西里以奇是父名，意思是一「瓦西里的兒子」，把名字和父名連在一起叫，算是一種客氣的稱呼。

「我是坐雙輪車來的，不過我另外還給你預備了三匹馬，」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嘮叨地說，阿爾卡狄剛向那個管理驛站的女人要了一鐵杓子的水來，正拿到嘴邊喝着，巴扎洛夫點燃煙斗，向着那個正在卸馬的車夫走去：尼可拉·彼得洛維奇接着往下說：「我的車裏只有兩個座位，我不知道你那位朋友怎樣……」

「他會坐那輛四輪車的，」阿爾卡狄低聲打岔道：「請你不要和他講禮節，他是個了不起的人，非常樸實——你以後會明白的。」

尼可拉·彼得洛維奇的馬夫把馬牽了出來。

「喂，快點，大鬍子！」巴扎洛夫對車夫說。

「米吐哈，聽見沒有？」另一個車夫插嘴道，他正站在旁邊，兩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後面開的口裏，「這位老爺怎樣叫你，你真是個大鬍子。」

米吐哈不答話，只是把他的帽子輕輕往上一推，然後從那匹派汗的轅馬①身上卸下韁繩來。

「快點，快點，夥計們，來幫個忙，一會兒大家都有酒喝！」尼可拉·彼得洛維奇嚷道。

不到一會功夫馬都套好了；父親同兒子坐在雙輪車裏，彼得爬上了車沿；巴扎洛夫跳進了四輪車，把頭放在皮墊子上，於是兩部車子便軋軋地開走了。

